

福州脱胎漆器产品的型意设计研究

詹伟锋

(莆田学院, 莆田 351100)

摘要: **目的** 分析福州脱胎漆器产品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文习俗、历史文化等影响因素。**方法** 以设计学的方法和手段, 探究漆器产品型意设计的特征, 强化产品的人文内涵。**结论** 通过不断探索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及新观念, 必然会推动漆器造型设计新一轮的创新, 新漆器工艺品也将会以崭新的形象发展与延续。

关键词: 脱胎漆器; 型意设计; 人文内涵; 设计创新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7)18-0215-05

Pattern and Meaning Design of Fuzhou Bodiless Lacquerware

ZHAN Wei-feng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the geographical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the cultural customs, and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Fuzhou bodiless lacquerware. The features of pattern and meaning design of lacquerware is explored and the connotation of products is strengthened with design methods and means. Constantly exploring new skills, new materials,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ideas is bound to promote a new round of innovation in the design of lacquerwa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new lacquer crafts with a new image.

KEY WORDS: bodiless lacquerware; pattern and meaning design; cultural connotation; design innovation

我国古代的漆艺术一点也不比瓷器和丝绸所造就的辉煌差,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漆器大国, 迄今为止人们最早发现的漆器是河姆渡时期的“朱漆木碗”。《韩非子·十过》记载, 虞舜时“作为食器, 斩山木而伐之, 削锯修之迹, 流漆墨其上……禹作为祭器, 墨染其外, 朱画其内”, 由此可知我国先人早已将漆器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其中福州的脱胎漆器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其制作工艺源于西汉时期“央终接”的制作手法, 文学家郭沫若先生赞其“天下谅无双, 人间疑独绝”。

1 脱胎漆器产品的概述

福州的脱胎漆器与北京的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合誉为中国传统手工艺三宝, 其产品可大致分为实用与欣赏两大类, 常见的有花瓶、屏风、磨漆画等。脱胎漆器的制作工艺发展至清代曾一度失传, 到乾隆

年间, 福州的手工艺人沈绍安受到旧牌匾剥落而露出麻布的启发, 还原了失传的手工技法, 后来又经其他漆艺人的不断尝试与改进才最终形成。福州漆器是以轻巧、光滑、色彩华丽闻名于世, 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1], 其制作手法可分为脱胎和木胎两种。脱胎是以泥土、石膏、木模等为胚胎, 用夏布或绸布和生漆逐层裱褙在胚胎上, 待阴干后, 敲碎或脱下原胎, 留下漆布器形, 上灰地、打磨、髹漆研磨, 施以各种装饰纹样; 木胎主要是用楠木、樟木、榉木等坚硬的木材为坯, 直接涂髹, 工序与脱胎布胚相同^[2]。福州脱胎漆器的制作工序复杂, 而漆器产品本身以轻巧坚固、光亮美观、不惧水、不变形、耐高温、耐腐蚀等特点, 深受人们的喜爱。如今, 福州脱胎漆器的成器技术日臻完善, 在材料和手法上不断创新, 成为能与日本漆工艺相抗衡的技术^[3]。

福州脱胎漆器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以胎骨工艺和装饰工艺闻名, 它拥有质地坚固轻巧、造型典雅别

收稿日期: 2017-03-21

作者简介: 詹伟锋 (1977—), 男, 福建人, 硕士, 莆田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工艺设计方面的研究。

致、色彩瑰丽鲜艳、材质体薄质轻、技艺精工细作等特点。一是精工细作,光泽照人。福州脱胎漆器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从选料、塑胎、髹饰至成品,每件成品都要经过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其中3种主要工序分别是制胚成型、上漆灰打底、装饰纹样,这也是我国漆器的一套传统工艺流程。同时,大漆漆膜还具有天然光泽且“光亮照人头”的特点。二是体薄质轻,巧纤独特。福州脱胎漆器在取材、选料方面十分讲究,以薄、轻、巧为主。如文学家郭沫若在赞誉福州脱胎漆器的诗句里所说:“举之一羽轻,视之九鼎兀。”那样鬼斧神工,怎能不令人惊叹“天下谅无双,人间疑独绝”呢^[4]?三是色彩瑰丽,斑斓夺目。福州脱胎漆器在髹饰上做文章,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颜色。同时,在传统的朱、黑等漆色基础上进行创新,使脱胎漆器更加精美。四是技艺精湛,饰技繁多。福州脱胎漆器秉承了传统的脱胎夹纻技法,在传统髹饰技法(黑推光、色推光、薄料漆、彩漆晕金、锦纹、朱漆描金、嵌银上彩、台花、嵌螺甸等)的基础上,又发展为宝石闪光、沉花、堆漆浮雕、雕漆、仿彩窑变、变涂、仿青铜等技法,并且把髹漆技艺同玉雕、石雕、牙雕、木雕、角雕艺术结合起来,使漆器的表面装饰琳琅满目。福州脱胎漆器不仅具有以上的特点,同时还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因此,福州脱胎漆器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福州脱胎漆器作为独具地方特色的工艺美术品,同时也受到当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文习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一是福州的空气湿润,雨量适中,为脱胎漆器产品的制作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二是闽人的丧葬习俗以金银箔纸为纸钱,而贝壳在古代是货币,这均象征着财富和华贵,漆艺人将这些材料运用到脱胎漆器中,赋予了漆器产品吉利富裕的含义;三是鸦片战争让福州成为了“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频繁的海外贸易交流让福州脱胎漆器充分吸收了海外各国的审美风俗,漆器的造型也更为丰富。

2 脱胎漆器产品型意设计的特征

造物必先造型,造型是产品自身所具有的一种符号语言,它使产品易于识别和被记忆,且具有象征性的含义,是产品最直观和最具传达力的表现。《易经·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历经数百年的发展,福州脱胎漆器逐步在造型设计上进行探索,同时注重产品的空间关系处理,使产品造型不再盲目地追求标新立异,进而在符合脱胎漆器产品制作工艺的条件下,追寻产品造型的空间表现。脱胎漆器产品的外形具有深蕴的内涵,被赋予了精神深度,而这种追求将产品的造型与意蕴相统一,使福州的脱胎漆器产品达到了造物的哲学境界——“器以载

道”,即物与我、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是器的内涵,器是道的载体,在许多的福州脱胎漆器中,“道”的精神内涵与情怀便依托于这些脱胎漆器产品来体现。

2.1 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由于漆是一种涂料,不具备独自塑形的特征,所以漆器的造型取决于胎胚,福州脱胎漆器的胎胚种类大致有泥土、石膏、木模等,而胎胚的多样选择性使得福州脱胎漆器产品的造型可方可圆、可大可小、可繁可简,它们形态各异且种类繁多。古代的漆器产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是分不开的,不同的造型满足了人们不同的生活需求,如坐卧时的桌椅床凳、吃饭时的碗筷调羹、过世时的棺材等,均有使用到漆器产品。人们对福州脱胎漆器产品既有实用性的功能需求,又有审美性的功能需要,因此在漆器产品的型意设计上,造型比例要符合人体工学,以展现其实用性,同时造型也要有美感,以表现出审美性的效果^[5]。



图1 《青龙虾脱胎圆盒》

Fig.1 "Green Dragon and Shrimp Bodiless Round Box"

郑修铃先生于1993年创作了漆器作品《青龙虾脱胎圆盒》,见图1。它是一件集实用性与审美性统一的福州脱胎漆器产品,其直径31cm,高9cm。该作品整体呈扁圆盒状,盒盖漆面上绘有一只大青及若干水藻,像是龙虾在水中游动。圆盒的盒盖与盒身严丝合缝,体现出了很高的工艺水准。青龙虾脱胎圆盒的造型虽然简单,却表现出了两方面的意蕴:一方面,因为该漆器产品的服务对象是人,所以其直径31cm,高9cm的尺寸恰到好处,既满足了盛装物品的功用需求,又不会对人们的使用造成不便,体现了实用性;另一方面,青龙虾脱胎圆盒的盒盖与盒身的高度是以自身比例进行设计,整个圆盒本身是一个整体,而盒盖与盒身以“调和之黄金律”构成美的分割,且圆形的盒形与弧形的盒边框设计让整个漆器产品呈现流线的律动感,表现出审美性。因此,该脱胎漆器产品展

现出了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特点。

2.2 形式与喻意的统一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习俗，在各个时期，各民族的文化都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因而在我国有着许多的人文典故，也衍生出许多的人文内涵，例如蝙蝠的“蝠”音同“福”、葫芦音同“福禄”、石榴因为多籽被喻为多子多孙、栓马柱上刻猴子寓意马上封侯，而牡丹寓意着雍容华贵、竹子代表了高风亮节、龙凤指代了吉祥如意、老虎常比喻威严勇猛等，特定的图案、颜色、造型等均有所寓意。由此可见，福州脱胎漆器产品造型的演变，均体现了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某些特定的文化条件下，有些脱胎漆器产品本身就具有象征喻意，形式与喻意相结合，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设计中“格物致用”的思想^[6]。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益坤先生致力于福州脱胎漆艺的研究，其作品《万象更新》是以福州脱胎漆器产品“脱去胎质，纯以漆成”的制作工艺手法进行表现的，即用泥土塑造该产品的造型，再刷上生漆，并用夏布逐层地裱糊，等到其阴干后，去掉泥土所塑造的胎胚，再经过上灰、打磨后，髹漆成器，见图 2。郑先生设计的作品《万象更新》是一件实用性器物，造型为“象”，该器物表面采用苘绘工艺，全面髹漆，洒闪光磷，罩漆研磨而成。因其造型立体，所以在工艺技巧上比平面造型有着更高的要求，盒的外形采用概括的手法和简约朴拙的造型设计；因象的造型寓意“万象更新”，所以用象腿为足，象鼻和象尾为把手，象座为纽^[7]，使整个漆器产品的造型十分巧妙，为该漆器产品赋予了更深层的人文内涵。



图 2 《万象更新》
Fig.2 "Wan Xiang Geng Xin"

由林远超创作的漆器摆件作品《脱胎龙舟之财源广进》，获得了 2013 年中国当代漆艺展优秀奖，见图 3。脱胎龙舟长 195 cm，宽 10 cm，高 35 cm，其造型由龙头、船身、龙尾三大部分组成，其龙头高高仰起，呈现出一副神采奕奕，昂头向前之姿；船身矮扁而呈梭状，富有大腹便便，能容天下财源之态；龙尾弯延

有力，似摆尾间便能冲出层层之状。整个脱胎漆器摆件产品由腰果漆、夏布、木材、金箔为材料，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手法制作而成。自古我国的室内摆件物品均会被赋予风水学上的喻意，而龙在风水学上为四灵之首，有着驱邪避凶、生旺制煞之能。同时，该福州脱胎漆器摆件以型传意，用龙舟造型喻指乘风破浪和一帆风顺，且龙舟造型的摆件往往有增加财运的喻意，可谓意蕴深远。



图 3 《脱胎龙舟之财源广进》
Fig.3 "Bodiless Dragon Boat"

2.3 情感与环境的统一

随着福州脱胎漆器从材料、工艺、髹饰技法以及漆物造型等方面的革新发展，它逐渐被赋予了时代风貌，同时集成与融合了漆器的精神深度和历史高度，实现了“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精神境界^[8]。特别是在造物空间上，打破了常规四平八稳的形式，通过工艺大师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将漆器的使用功能、形式与器物的外形完美地结合，再通过福州脱胎漆器的工艺髹饰技法，创造出具有诗意性的型意空间造型。同时，通过器物自身的造型空间和与其所处外部空间的联系，展现出了物我交融、借景喻情的哲学意境，从而让器物产品的艺术美感得到升华。

出自工艺美术大师黄时中先生的作品《荷塘鱼趣》，见图 4，在 1963 年便在法国的展览上展出，该作品是一整套屏风漆器，其造型摒弃了传统屏风繁琐的装饰，以现代的、简约的矩形形式进行设计，弱化了屏风这一载体，强调了屏风内漆画的内容，并配以福州脱胎漆器的髹饰技法，描绘了一幅暮色降临、荷塘旷野、清风徐徐、游鱼浅戏之景。古语有云“境由心生”，说的便是环境对人的性情的影响，而屏风的造型自古便具有分隔空间、点缀空间的效果，置身于《荷塘鱼趣》的屏风前，受屏风尺寸及其造型的层层



图 4 《荷塘鱼趣》
Fig.4 "Fish in the Lotus Pond"

屏障的视觉效果影响,将作品的内涵与环境的功能结合在一起,恍若置身于荷塘中,给人营造出情景交融的环境,似乎人、鱼、屏风融为一体,达到了物我交融之境。

2.4 造型与时代的统一

中国漆器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实物考证来看,8000多年前在跨湖桥遗址中挖掘出的木胎漆弓,是到目前为止出土最早的漆器之一^[9]。纵观漆器的造型发展历史,不同时代的造型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如春秋战国漆器的浪漫、魏晋漆器的飘逸、隋唐漆器的艳丽、宋代漆器的雅致、明清漆器的华贵^[1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修铃的作品《冬韵双口脱瓶》,见图5,其造型摒弃了传统四平八稳的花瓶形状,巧妙地将花瓶的造型进行创新设计,将两个大小不同的瓶子连为双口瓶,造型新颖别致,富有新意。装饰图案采用白底蛋壳镶嵌而成,自然美观,蛋壳颗粒设计成将要融化的白雪,与大漆变涂技艺浑然一体,形态完美,黑树干上的几片红叶格外艳丽,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该作品将造型语言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体现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随着当今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人们对漆器产品也有了新的要求,作为当下的设计师,则应该用漆器的造型语言去表达时代的精神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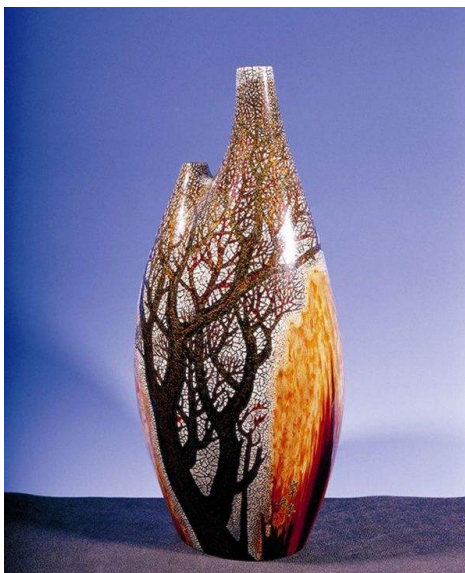


图5 《冬韵双口脱瓶》

Fig.5 "Winter Rhyme Double Mouth Bodiless Bottle"

3 结论

中国古代人的哲学思想,追求的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至臻境界,而福州脱胎漆器产品历经数百年的发展,除了脱胎技术本身所展现的特性

外,其在造型上也追求以型达意,器以载道的艺术境界,这使它备受人们的青睐与赞美。在实用与审美方面,福州脱胎漆器产品的造型比例符合人体工学,既体现实用性的功能需求,又具有审美性。在形式与寓喻方面,在某些特定的文化条件下,福州脱胎漆器产品造型的形式本身便具有象征喻意,形式与喻意相结合,反映了中国古代设计中“格物致用”的思想。在情感与环境方面,福州脱胎漆器产品体现了时代风貌,集成与融合了漆器的精神深度和历史高度,实现了“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精神境界,创造出具有诗意性的环境空间。在造型与时代方面,作为当下的设计师,应该用漆器造型语言去表达时代的精神特征,将造型语言与时代精神有机的结合,从而体现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要使福州脱胎漆器产品得以繁荣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须大力提倡型意设计的理念,即以造型传达喻意的创作设计手法,这是对于艺术设计工作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将不断涌现,这必然会推动漆器造型设计新一轮的创新,新漆器工艺品也必将以崭新的形象发展与延续^[11]。

参考文献:

- [1] 沈福文. 中国漆艺术美术史[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
SHEN Fu-wen.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cquer Art[M].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2] 聂路, 曾祥远. 福州脱胎漆器的造物精神对文创产品设计的启示[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5(3): 137—139.
NIE Lu, ZENG Xiang-yuan. Enlightenment of Fuzhou Bodiless Lacquerware Creation Spiri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J]. Art and Design, 2015(3): 137—139.
- [3] 汪天亮. 福州漆艺术[M]. 福州: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5.
WANG Tian-liang. Fuzhou Lacquer Art[M]. Fuzhou: Fuji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4] 周怀松. 福州脱胎漆器特点及其工艺剖析[J]. 中国漆器, 1983(3): 24—26.
ZHOU Huai-so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gress of Fuzhou Lacquerware[J]. Journal of Chinese Lacquer, 1983(3): 24—26.
- [5] 傅兴, 董雅. 汉代漆器包装与化妆品“后”包装设计的审美分析[J]. 包装工程, 2016, 37(16): 149—152.
FU Xing, DONG Ya. The Aesthetic Analysis of Han Dynasty Lacquer and the Cosmetic "Who" Packaging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7(16):

- 149—152.
- [6] 黄亚南, 何人可. 马王堆汉墓日用漆器中的包装设计理念[J]. 包装工程, 2005,26(1): 90.
HUANG Ya-nan, HE Ren-ke. Packaging Design Idea of Lacquerware in Han Tombs at Mawangdui[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5,26(1): 90.
- [7] 郑礼阔.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益坤[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3.
ZHENG Li-kuo. ZHENG Yi-kun, a Great Master of Chinese Arts & Crafts[M]. Nanji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8] 张丽. 论福州脱胎漆器造型设计的创新[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168—170.
Zhang LI. Analysis to the Innovation of Fuzhou Bodiless Lacquerware Design[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2(5): 168—170.
- [9] 王立德. 基于中国美学精神的当代器物造型研究[J]. 包装工程, 2015, 36(8): 1—4.
WANG Li-de. Modern Artifact Styling Research Based on Chinese Aesthetics Spirit[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5, 36(8): 1—4.
- [10] 胡秀姝, 李明谦. 漆器造型创新[J]. 包装工程, 2016, 37(22): 44—47.
HU Xiu-shu, LI Ming-qian. Lacquer Styling Crea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7(22): 44—47.
- [11] 翁宜汐. 福州脱胎漆器器型创新设计思考[J]. 艺苑, 2014(5): 85—87.
WENG Yi-xi. Reflections on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Shapes of Fuzhou Bodiless Lacquerware Forum[J]. Art Forum, 2014(5): 85—87.